



# 岭南春

杨石

# 岭南春

杨 石

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九六四年·上海

## 內 容 提 要

本书共收散文二十篇。这些散文透过各种不同的题材，挖掘了最能激动人心的生活内容。在《文件》、《红旗》和《上京》等篇中，作者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，抒发了熾热的革命激情。

在一組描繪南方农村生活的《桑塘篇》等作品中，不仅反映了鲜明的南国风光，还描繪了祖国社会主义建設飞跃发展的壮丽图景。

何和一 装帧  
都冰如 裝飾画

岭 南 春

书号 10089

---

作家出版社上海編輯所

(上海紹興路74号)

字数 56,000 开本 780×1085 毫米  $\frac{1}{32}$  印张  $8\frac{7}{8}$  插頁 2

1964年8月上海第1版 1964年8月上海第1次印刷

印数(平) 00001—41000册 (精) 0001—1000册

平装定价(3) 0.31元

---

大众文化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## 目 次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山頌 . . . . .          | 1  |
| 水的贊歌 . . . . .        | 5  |
| 愛竹 . . . . .          | 9  |
| 說梅 . . . . .          | 16 |
| 東湖抒情 . . . . .        | 20 |
| 羊城漫步 . . . . .        | 27 |
| 文件 . . . . .          | 34 |
| 紅旗 . . . . .          | 41 |
| 上京 . . . . .          | 47 |
| 乘務員同志,你們好啊! . . . . . | 55 |
| 從揭日曆想起 . . . . .      | 61 |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岭南春早              | 66  |
| 禾苗篇               | 70  |
| 桑塘篇               | 78  |
| 綠色长城賦             | 84  |
| 老馬                | 89  |
| 赤子心               | 104 |
| “四同”贊             | 109 |
| 山与路·河与渡           | 112 |
| 更强烈的节奏,更激越的音調(代跋) | 117 |



## 山 頌

我特別愛山。大概因為是山區長大的，從小就對山有了

感情。傍晚，看見日落西山，月上東山，總以為山裏面有一個奇異的世界。有時霧重雲低，山好像伸出半截在天外；有時日朗風清，青山又緊接着藍天，好像上天去的梯子。每當雨後斜陽，就可看到一道彩虹從山的這頭連到那頭，老人家說，用扁擔把虹打斷，會有許多珍珠寶貝流出來；而在月落星沉的黑夜，群山又突兀崢嶸，怪模怪樣，引起人許多關於虎豹豺狼、妖魔鬼怪的聯想。所有這些，都在童年的記憶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。小孩子的希望、幻想，以至喜怒哀樂，都離不了山。

在参加革命战争的岁月里，更和山結下了不解之緣。那时候，走过許多深山大岭，攀过許多峭壁危崖，钻过許多山坑石洞。当时也常被造化之功所感动，被大自然之美和丰富蕴藏所吸引，設想着有朝一日在那里搞一个垦殖场，在那里建一个水电站，在那里辟一个疗养区。但是更多的是計劃着該在哪里駐軍，在哪里放哨，在哪里屯粮，在哪里摆伤病院。我們常为获得一个有利的伏击地形而高兴，常为守住一条隘路而煞費苦心，常为攻占某个山头而付出血的代价。这时候，同山的感情就不是一般的感情，而是革命的感情了。山区有一个奇异的自然景象，当黑夜将尽，黎明到来的时候，地平綫上最初露出一抹紅光，总是首先照射在山头上，阳光灿烂，山色蒼翠，这常使我联想到山区的革命群众。他們在最艰苦的日子里，总是坚决地跟着党走，不顾一切地出尽力量来支援人民子弟兵。因而在人民革命的紀念碑上，山区貧苦的革命人民，总是被排在第一列。

真正認識山区，更加热爱山区是在解放以后。全省知名或不知名的山看了不少，它們都以自己雄伟的气魄吸引着人。无論是粵北的石坑崆，海南的五指山，粵东的揭阳岭，粵西的十万大山，都是那么形

势磅礴，气象万千。或则拔地而起，独傲群峰，“离天三尺三”；或则叠嶂西驰，万马回旋，“倒海翻江卷巨澜”；或则奇峰兀立，直指苍穹，“刺破青天鏖未残”。人们都喜爱岭南气候。岭南气候的形成，除了纬度以外，南岭山脉起了决定作用。是南岭山脉挡住了从西伯利亚南来的寒流，使岭南四季如春，万花簇锦；也是南岭山脉拦住了太平洋上飘来的大量水蒸汽，蕴蓄着每年一千七百毫米的雨量，滋润着万物。你看，山总是自己承担着狂风暴雨，而把温暖和雨露给与别人，一千年，一万年，也巍然不动。

岂但如此而已！山从来就是人类慈祥的保姆。五十万年以前，人类的远祖就是终年生活在山里的。搬到平原以后，仍然向山区索取着大量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。但是，只有在我們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度里，山区才真正变得富饶、美丽起来。如果你从空中鸟瞰一下地面，就会发现下面的一片锦绣山河如何逗人喜爱。在重峦叠嶂之间，忽然山环水绕，碧波万顷，那是新丰江、流溪河和数不清的人工湖、大水库；一忽儿，万绿丛中数点红，那是林区工人在进行着社会主义的红旗竞赛；一忽儿，云烟弥漫之中闪耀着珠光电炬，那是矿山工人在宝山取宝；一忽儿，白云之

上飄着稻花香，那是山區人民把水稻種上了山崗。試想想吧，黎母嶺的白藤，鳳凰山的茶葉，北山的冬菇，廣寧的簕竹，懷集的木材，東興的桂皮，陽春的砂仁，德慶的果子狸……所有山林草木之利，有哪一個時代能象今天這樣，發揮着如此重大的作用呢！

但是，山區可能給予社會主義社會的遠比已經給予的多得多。廣東全省是七山一水兩分田，這就可以看出建設山區對建設社會主義的重要意義了。今天珠江上的夜明珠——廣州，二千多年前不過是白雲山麓的一個小漁村，汕頭市在一百多年前也只是桑浦山邊的一片荒洲；茂名市和海南的通什，更是幾年之間在空地上建設起來的新城市。留戀城市不如去創立城市，讓我們繼續響應黨的號召，到農村去，到山區去，到海南島去，隨着礦場、林場、畜牧場、垦殖場的建設，把千千萬萬個新城鎮建設起來，把山區和農村建設得更美麗吧！

1960年1月6日



## 水的贊歌

水是生命的搖籃。地球上最早的生命是从水里誕生的。

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看,水是无机物。其实,水的活动本身是一个跳跃着的生命,是一首充滿着战斗和胜利的凱歌。

你大概不止一次地看见过从地下冒出的清泉,或者在如茵的綠草旁边淌着的流水吧? 你有没有注意到,当它还是涓涓細流的时候,就表现了倔强的意志和旺盛的生命力? 人們为了拦住一洼泉水,曾特意挖了个小潭,潭口围着石块,潭边长上青草,还点缀着五顏六色的野花。对于刚刚冒出地面的泉水來說,这未尝不是一个熟悉的、安逸的小天地。它蛮可

在这里留連徜徉，直到春花雕謝、秋草枯黃，讓這些東西沉落到潭底，變成渣滓，連同自己一起在干涸的冬季成為一灘爛泥。但是，不。涓滴之水，志在海洋。小水潭挽留不了它，小石塊阻攔不住它，小花草吸引不了它。打了一個轉身，滑下斜坡，它唱着歌，汨汨地向前流去。

流水到海洋去的意志是堅定的。它日夜奔忙，無休無止，永不停下前進的步伐。但是，當它還是細流的時候，並不被人注意；為了去東南大海，有時還不得不繞過西北高山，因為它還缺乏巨大的威力。直至走過了無數的九曲十三彎，匯合了許多徑流以後，它壯大了，成了小溪河。就在這個時候，它面臨了嚴峻的考驗，來到懸崖之前。怪石猙獰，巉岩峭立，多少人在這裡會膽戰心驚呵！水在這裡卻表現了堅強的意志。為了到海洋去，它反而加快了腳步，毫不猶豫地沖下去。它沖擊着岩石，濺起無數霧珠，映出半天虹彩，發出震耳聾鳴。一瞬間，又在岩下重新聚合起來，邁開腳步，繼續向前。我看過不少瀑布。不論是世界有名的貴州黃果樹大瀑布，廬山瀑布或是鼎湖瀑布和從化的百丈飛濤，都具有同樣的性格，都表現得同樣的剛烈。從來，人們總愛把水作為溫柔的

象征，說什么“似水柔情”。在严峻的考驗面前，在决定性的时刻，水却如此坚定、勇猛，表现了义无反顾的、为追求伟大理想而献身的崇高精神！

北方的江河有冰冻，南方的江河多险滩。封江以后的流水艰难地活动在冰层之下，沉着而有毅力。在险滩、峡谷中的流水則那么慷慨激昂，威武雄壮。它对准拦路的礁石和危崖，聚起巨大的浪头，全力扑去，粉身碎骨，在所不計。倏然之間，蔚成一幅“乱石崩云，惊涛拍岸，卷起千堆雪”的壮丽图画。礁石和危崖年年被削弱，終于崩塌到江心里去了，而水却冲出了最后一个峡谷，浩浩蕩蕩，一泻千里，奔流到大海里去。出了三門峽的黄河，出了三峡的长江，乃至我們南方出了肇庆峽的西江和出了清远峽的北江，都莫不如此。这个时候，回过头来看一看，后面云山万里，重重迭迭，路途那么艰险；看一看前面，海闊天空，紅霞如醉，无限前程。江水豪迈地笑了。

当然，入海口并非目的地，毋宁說，这才是生活的真正开始。你看，展开在江水面前的是一片多么浩瀚的世界啊！海洋是多么活跃喧鬧啊！有时它呼嘯奔騰，排山倒海，百尺高潮驀地而起；有时它碧浪皖皖，銀波細細，温存地輕撫着沙滩；有时它互相追

逐，与海鷗共作欢乐的嬉笑；有时它深入謎一样的海底，滋育着玉树琼瑤。它要挾着温带和热带的暖流，乘长风而鼓万里浪，去消溶南北极地的冰雪；它要带着人民的愿望和战斗的友情，从东半球流向西半球。

水能載舟，也能复舟。水有性格，也有爱憎。它永远載負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航船，向着霞光万道的东方，破浪前进。对于海盜們的賊船，則掀起滔天巨浪，把它永远埋葬在千寻海底！

1960年2月10日





## 爱竹

案头放的那个竹节茶杯，常使我爱不释手。

杯形似竹，呈蛋青色。中间有三个节，还浮雕般地突出几片竹叶。称得上古朴、雅致、大方。这是大埔县高陂日用瓷器厂的新产品。

其实，我爱杯主要是由于爱竹。广州少竹，我又有偏爱，竹节茶杯制作得那么精巧美好，于是我就把它当活竹看待了。

我为什么这样爱竹？自己也不大说得清楚。小时候常跟大人跑亲戚，要沿着小梅河走个上十里，河的两岸尽是连绵不断的丛竹。到了亲戚家，那儿也一溜青翠，竹满江干。我常和小伙伴們攀竹梢，撿竹

壳，或者捉笋虫，挖笋子，嬉戏于竹林茅舍之間。但是，回想起来，当时只觉得竹林好玩而已。一跑回家，看不到竹，也就把竹影儿忘干净了。

竹子突然在我心中成为有生命的甚至似乎也是有知觉的东西，是从一次听外祖母讲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的故事开始的。我的外祖母在她村子里是个“才女”，虽然没有读过书，却懂得很多戏文，能讲许多故事。她口中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不是浙江人，好象就是她那个小村子附近人；死后也不葬在曹娥江边，似乎就葬在小梅河边。所以她讲起来象讲邻居的掌故那样熟悉、亲切。

故事的主要情节同现在流传的差不多，不同的是在祝英台哭坟之后。她说，祝英台一哭，墓门开了，祝英台爬了进去。两个轿夫慌忙上前拉人，只扯到两块裙角。风一吹，化成两只蝴蝶飞去。马家气不过，把梁山伯的坟挖了，里面什么也没有，只有一对小白石并排地靠在一起。马文才说：“好呀！你们在这里！”把小白石丢到东山脚一个，西山脚一个，分得远远的。谁知不久长起两枝竹。虽然一枝在东，一枝在西，竹尾梢却紧紧缠在一起。

然后，外祖母儼然真有其事那样，指着河边两枝

竹說：“你看，這兩枝竹尾梢纏在一起，就是梁山伯與祝英台變的。”

這樣，竹子在我的腦海中活起來了。竹子原來是受苦的人變的！大概從這時開始，我對竹子有了感情。

讀書了，同竹子有關的傳說慢慢聽得多起來。我有一方銅墨盒，面上刻了一首詩，說什麼“居不可無竹，無竹令人俗。昔日有七賢，林中共濯足。”讲的是竹林七賢的事。以後又聽說王陽明曾經坐在竹子面前，企圖“格物”而“致知”，格了半天，格不出個名堂。至於那些出於偏愛而賦予竹子以各式各樣性格的，更是眾說紛紜。有的說它飄逸，有的說它有韌性，有的說它虛心而有節，不一而足。我總覺得這些說法太玄，不好懂，沒啥癮頭。唯有一首不知從哪里聽來的咏竹籥的詞，很吸引了我的興趣。那首詞說：“想當初，綠鬢婆娑。自歸郎手，青少黃多。受盡幾多折磨，歷盡幾多風波。莫提起，提起珠淚洒江河。”雖然味極辛酸，却說得很形象化。以致有好幾年的時間，每當我聽到小梅河上傳來逆水行舟的船夫們淒清的號子聲時，我會想到這首詞，想到船夫們一篙一篙地用肩胛抵着竹篙，來回奔跑在船舷上的情景。“莫提

起，提起珠泪洒江河。”竹篙上滴下的水珠，不正是船夫們的泪珠么？

后来，我在广州的长堤和上海的苏州河边看到一番更加怵目惊心的景象。那儿的“苦力”們有很多是用竹杠抬东西的。超重的貨物，把蜡黄的、碗口粗的竹杠压成弯弯的一把弓，竹杠又把前后两个面孔蜡黄、骨瘦如柴的“苦力”压成弯弯的一把弓。竹杠和“苦力”都到了差一点儿就要折断的程度。

我吃惊地想道：多么大的“韧性”啊？！

但是，韧性难道就是为了让自已被压成一把弓么？我問自己。

不，不！以后当我听到被聶耳和冼星海譜入《碼頭工人》和《搬夫曲》里的“吭唷！吭唷！”的呼声，终于爆发出怒吼，要“向着活的路走”的时候，又解答了自己的問題。

可是，对于竹子的联想却越来越多了。从碼頭工人肩上的竹杠，我想到媽媽挑了几十年担子的竹扁担，想到乡下抬小轎的轎夫肩上的竹杠，想到平日为阿Q使用着又忽然被赵大爷用来敲击阿Q的脑壳的竹杠……这一枝看来很輕巧的玩意儿，怎么在穷人身上都有着压頂泰山般的分量呢？什么时候，受